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六册

戶部

卷六

卷七

卷八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六卷

萬曆肆拾陸年拾壹月貳拾捌日

戶部主事洪啟初一本爲奉

差事竣謹

陳滇黔艱危情形仰祈

聖鑒亟罷

貢金

大恤災地以彌亂萌以安邊計事臣竊惟我

國家稱唇齒之邦莫如滇黔滇以黔爲門戶黔敞則滇必受其梗塞黔以滇爲倉廩滇敞則黔必受其疋羸蓋一方病害且交中况兩地並時俱困尙可任其日壞月甚悠悠泄泄而不爲之所哉臣

學術識淺我

皇上不可以爲不肖

任臣職在衡士何知有四方事顧古者

皇華使採風問俗必以入告臣實有事於滇而黔爲攘攘往返其間所得於耳目最稔敢自緩於諷

詢而不一爲

皇上

陳之按滇僻處天下末俗尙朴厚臣啣

命入棘闈惟懼亡以當遴選乃縱觀其文大率多馴正爾雅無叛逆道不經之談及撤闈稍問及民間

疾苦則最爲滇害者無如

貢金一事臣於是不憂其文而憂其民生之日蹙也臣觀詩書所稱萬邦

貢獻惟其土物而止故不易爲辦而上非不經未聞有地非其產而

貢供爲常征非有名而

加額如故若滇之

貢金其間越地採買之苦與夫設處挪借之艱追號起運之擾按臣不啻繪民情而爲言憂懇迫至



讀之堪洒洛陽之涕臣已可無言矣惟是臣入黔至盤江河士人爲臣言六月中滇解

貢金護衛兵役率先渡江溺死者五十人金幸後至無恙臣聞之不勝駭異夫盤江一河兩岸相距

咫尺而近非洪流巨浪而一時覆溺無一獲全此理之不可解者良繇

天心

示厭特假此以震悚

皇上之端其遣於臣所見聞耳不自滇達燕斃幾許民命而後此金得輦入

大內而後知

皇上

德弘

好生使得於乍見未有不

恍然動色者而肯以此易彼乎然今猶幸道里無阻耳倘聞風竊取不逞爲難此解金者安能飛渡

則向之所爲剝膚吸髓聚悲歛怨而來者亦徒爲大盜資而何益之有與且金亦何必

貢自滇哉

京師百貨輻湊四方精金不脛入

都門待售佑豎利任得價惟恐輸金之不遠既無虞設處之艱窘又可省飛輓之騷於計甚逸於

事甚易而何必專取給於滇也語爲十鍾一石此猶爲

國計言也若非

貢金一兩非白金一兩不能辦則其費非致一石比矣其有用不過以備

宮中之需曾何關軍

國之重其無用則徒爲朽蠹之積不乃貽

聖德之累哉噫此之

貢也

天不能雨地不能產勢必貿易於外地反以生事而起釁是復召武定之變也皮骨已盡不堪再剝

彼夫困者思以鬪窮者思以噬是復爲楊瑄之續也種種難端足爲寒心

陛下深惟及此其當

罷寧待再計哉若黔則尤甚矣黔四面皆夷一線入滇其地境墉賦稅不足當東南一岩邑而民習

夷風走死地如鷲最易於爲亂往者苗氛不靖剽劫無虛日民不安命賈不出途黔已岌岌不可爲幸撫臣獨出壯猷不避艱險躬親掃穴黔人始得聚廬托處稍安故業矣乃兵燹之後繼以旱虐臣始經其地則見其田起黃埃野無青草鵠形鶴面者累累而遍田野而黔中故事郵傳盡領於武弁輿卒擁臣言其捋腹之困動至累年所至譁然漸見脫巾矣比臣從滇回又見其疫癘盛行自窮鄉以及里巷無有子遺向之饑軍餓卒環泣而訴於臣者盡化爲烏有轡車相望溝壑填委鬼哭人號爲之陰霾不開平越以東祝融煽焰廬舍一空遍爲露處觀者莫不咨嗟蓋從來上天降割一方未有至此極者臣每見各省直一遇地方災沴撫按必爲之

請

命或

蠲征或留稅

皇上無不

報可今黔以征則無可蠲以稅則無可留伏睹

皇上四十四年會

俞撫臣之

請官馬價六萬撫臣遂得以一意料理兵食功成安攘今前效已睹後局當收况當此重災之後嗷嗷待哺視諸省直尤急

陛下普

一視之仁

慨然出

帑金數萬一以賑饑民一以餉餒伍撫臣必能宣

陛下

德澤拊循噢咻而黔庶其有瘳不然

天灾人怨醞釀並至此夫仳儻脫巾者皆能瞑目語難其爲黔禍豈獨在苗哉夫今東事方急於燃眉而臣獨以滇黔爲言者良以東北西南均我

國家之土宇辟之一身痛癢未有不相關者向惟玩忽東事偷幸旦夕護不設備以致今日厯

廟堂之經營今滇黔已有其形矣毋謂此一隅耳楊曾已事前車不遠萬一挺而走險激成大變滇



黔動則楚蜀危不復增一東事之憂哉故在滇則數十年困累者當爲之節其力當此東事倥偬而

明詔罷

貢金使外夷聞之未必非舞階干羽而滇從此沾浩蕩之

恩倘

陛下有待停止則乞從嘉靖初年二千

貢額於法

祖中亦寬一分

德意誰不歡呼更生焉在黔則

陛下行之已試者不常復屯其膏撫臣雖不敢再望發棠而

陛下僅爲滄海涓滴乘此阡危之候

大賚

恩卹閭閻卒伍有起色永固邊圉莫此爲便倘

陛下方急東顧欲

留左藏則臣頃從滇來見滇鎮臣蒿目時事捐貲報

國業有二萬輸將在途乞將此數

允轉賑黔以滇之有濟黔之急

陛下惠此不費而涸輒紓困亦足少甦萬一矣乃臣因論滇黔而有感於用人之要也

中國相司馬而遼人戒邊軍中有一范而西賊胆空自古籌邊首惟用人黔爲多事之國所以能易危爲安者以有撫臣爲之左提右挈故也今滇自舊撫得

告缺幾經年矣雖按臣綜理精核彈壓有賴然轉盼侯代軍旅何事滇鄙何地一日無撫臣爲之專督哉則

亟下新撫尤爲安邊第一計也臣途次草

疏懼自出於位累欲焚草因睹此星變人心憂惶大小臣工政不當以言爲諱輒自效其款款之愚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

臣按此疏當東事倥偬之時爲黔溷

請命近於無疾之呻吟然謂二省已有東荒之形而水西之變曾不旋踵其言中矣故錄之

萬曆肆拾壹年捌月拾貳日

太常寺少卿等官胡忻等一本爲

藩封急宜就駕

王田萬難足額謹瀝血合辭仰懇

聖明立賜裁決以釋群疑以完

大典事臣等恭惟

福王

皇上愛子也分封

祖宗大典也以愛子之心行法

祖之事則

福王之國寧庸再計蓋

皇上之封國於

福以用愛也豈其徒寄空名之謂必其茅土實膺而後國不爲空王

福王之受封於

皇上以承愛也豈其徒擁虛器之謂亦必藩事實蒞而後王不爲虛貴乃今封期已愆事猶遲疑豈  
福王真患貧必取盈於四萬頃之數將使

分封鉅典爲不結之局耶夫四萬頃爲必不可得之數也天下之人盡知之內外臣工俱言之矣而  
福王顧爭執不已者則有以兢心於

潞王四萬頃之額而不平心於

王租四萬六千有餘之入耳額雖縮於四萬頃之內而入實溢於四萬兩之外相提而論亦不啻足

矣夫利田利在起租起租祇以贍養今以四萬六千餘田之租供

王一年三百六十日之用是費百餘金而

王尙稱不足耶且



潞王何可爲比也是

皇太后之愛子也又我

皇上之親弟也昔日漢明帝封諸皇子制食邑僅諸王國之半明德皇后以爲言帝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等且不可矧其租入已過之乎

皇上即以裁抑

福王亦所以教之順明有節也豈可任其侈欲莫之禁耶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其餉之者均平如壹也

福王而下猶有

瑞王有

惠王有

桂王皆已及期

皇王愛

福王亦宜愛

瑞王愛

惠王愛

桂王

福王田四萬頃

瑞王

惠王

桂王田亦宜四萬頃

國家財力其何能支

聖恩濫觴安所底止能無慮乎尤可慮者

福王不之國則人心不定猜疑橫生訛言讒起王曰乾之奏可爲寒心

皇上能不爲

福王計耶

福王能不爲自計耶故臣等竊謂

福王莊田之額必不能足

福王之國之期必不可緩伏願

皇上亟罷括田之令併申就國之

旨王毋留行式遣其歸俾遐邇臣民曉然知

皇上無成心

福王無異志則人心大定群疑頓消

大典永光臣等不勝拱俟之至

臣按鳴鳩均愛詩人所稱四百萬頃之額獨取盈於一藩而他藩則否亦少偏矣以爲必不得之數而藉此以遲回於就封何以解於群疑耶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戶部等衙門左侍郎李汝華等一本爲理財須秉真心經國必求故典謹陳足財裕

國之實以安九塞以圖萬全事頃該巡關御史李徵儀爲饑軍四日之亂事勢萬分危迫乞

勅部臣速行議發以信

明旨以全

國威以安反側事奉

聖旨該鎮軍餉缺乏着借馬價銀五萬給發近來各鎮紛紛告討着戶部會同九卿作速詳議處置來說各軍受朝廷豢養給餉偶遲自當聽該管官奏請如何聚衆要挾自干法犯着督撫巡按官嚴查爲首倡率的處治不許縱容致滋驕悍該部知道欽此案呈臣汝華且感且愧謹于月之一日即會同署吏部事兵部尙書王象乾等九卿衙門官集議終日同舟之濟各矢公忠先議借節慎庫銀三十萬兩太僕寺銀五十萬兩兵部班價銀十四萬八百兩有南京兵部借銀十萬兩戶工二部各五萬兩共一百四十萬八百兩兵臣業已先疏具

聞濟燃眉之急消脫巾之變在此一舉中外所爲翹首跂蹙者然借支以紓目前其暫也經畫以圖永久其常也

明旨謂詳議處置蓋爲疆場萬年之計而臣等熟思審處寧芻蕘一得之愚乎臣等嘗深惟其故

蓋



國家三十年來

典禮征伐莫非財貨而其出入之數盈虛之端可得而論也按各省直歲額銀入于太倉者多不過

四百萬自萬曆初年

皇上以宮用不敷于金花銀外復有

旨取太倉銀二十萬名曰買辦遂爲例至三十六年前任本部尙書趙世卿始爲執

奏蒙寬緩然迄無

明旨報罷計三十年出太倉者凡六百萬矣

皇太子册立

國家之鉅典其次如

瑞王七公主先後婚禮及今

福王之國金寶珠玉等費出太倉者又四百二十四萬七千餘矣三叛之役數載迭興輓粟飛芻萬

里騷動出太倉者又幾千餘萬矣猶未也按

穆宗初年計臣馬森奏歲支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至于今除民運外支太倉者乃三百九十萬

此又以千餘萬計皆在歲額外者入有限出無窮欲財貨之常盈而不虛安可得哉今日事勢至此惟有

上下中外同心以圖實政而已凡非故典者終不能行即行之何益皆非實也臣終不能行于前疏之外復有所加第以能行之事及行之而有益者會同商確不過推廣前說明于法在必行耳謹列數款爲

皇上陳之

一曰修屯田之實古不暇論

國初後尙置屯自邊以及中土在在而是所謂兵有所自出餉有所從來即遼左孤懸塞外先年亦無年例銀兩則屯米最急也今內地未必盡荒而軍不能有若九邊則半歸武弁不則成荆棘矣四十一年遼東巡撫張濤疏報節年開過荒地三千三百餘頃大同巡撫石崑玉報蔚翔等州縣開有糧井無糧地一千二百餘頃三十九年直隸屯田御史徐鑿報開過畿輔山東河南一千一百餘頃此皆鑿鑿有據者若使風紀之臣督率各文武官盡力開墾量地爲之輸米將官勿占養廉則生業自饒中原入戍者具有資斧土著之卒不獨專倚轉輸每歲終各鎮督撫俱要據實奏

報明言開屯若干得穀若干即照扣抵年例不報者聽該科叅糾此真濟餉者之一也

一曰舉鹽法之實

國家常賦而外鹽政其大利也鹽政壞則私鹽爲之而商人遂病今兩淮借課至四五百萬邊引壅至七八百萬商人改業則六十萬解部之額缺邊引不售則四十萬供邊之需又缺今即日河南南陽不可問也其他如豪傑巨蠹獨不能以法從事乎近總漕陳薦御史徐縉芳議專設道臣一員駐儀真以督察私販而約束水內之商臣等甚是其議矣大都掣鹽不愆其期則行鹽無漏價私鹽杜官鹽自行之一二年必有餘積如兩浙山東閩廣有悉心經理者各相利便而爲之計所得必多每歲終凡邊鎮及有鹽政衙門俱要

奏報不報者聽該科叅糾此其濟餉者一也

一曰嚴逋欠之罰凡省直京邊錢糧皆軍

國正額乃三十一年以至於今積欠幾五萬矣

國用浩煩何以堪逋負繩頑民則非苛政戒惰吏則豈深文水旱不免京邊催科何辭以文臣以爲地方未免分散各官一切以其成例從事其挪借別用及有司解司而司不解京者俟詳核前疏

特叅府印官既合其屬總算則布政司官應以通省計其分每任奪降級一如府官不許斥考每歲終總計合省錢糧以爲布政之殿最又總計一府之錢糧以爲官府之殿最又總計一府一司益知兢惕賦不至終逋矣至于鹽科歷年牽扯逋欠積弊所從來久即鹽法考成新例縷列詳明而課額之日虧猶故是不叅處一二法終難行課終不完臣請

申飭考成之法務在必行每歲終聽巡鹽御史備開數目職名凡運司經管官違限不起解者奪俸降職如其罰州縣掌印官銷引不及數者停其陞遷給由則法行知畏而鹽課可完邊儲有濟矣又一也

一曰清虛冒之餉夫一芻一粟養士馬也今諸邊自元戎以下及叅遊守備等官各以大小占軍藉而沒其入問其卒則畫工墨士也問其政則捉鼠採青也舉

國家歲歲金錢直委諸壑耳其安用此輩而蓄之今請簡將帥朝夕試騎射以爲常巡方專闢之臣又分日閱軍卒不使少逸其物故有稽開除收伍有考家丁宜有實數冊籍不得虛開道臣一核實然後送餉司支糧冒濫者通坐不職則包占者抑何容焉此不期省而餉自省者又一也

一曰杜增餉之端查嘉靖元年至十年邊餉共用六百八十萬有奇萬曆元年至十年則增至



二千九百萬固三倍矣自萬曆三十一年至四十年則增至四千餘萬又六倍矣此無異故客兵原係有事調遣事已則撤今有增無撤召募原係一時緊急設處今召募撤而設處如故至于撫賞日加如互市時蓋日引月長遂相倍蓰臣請

明旨申飭各邊撫按但要練見在之兵不必增額外之餉迨故不補則經制之舊額可復士馬有稽則防守與征討儘裕况未款之前兵少既款之後兵加此人人以爲憾而兵貴精不貴多有兵不練與無兵同此亦人人能道之者兵不必增斷矣三十九年宣鎮曾題經制之外添兵宜銷而本部亦題各邊宜爲通查此皆奉有

明綸各邊所宜欽遵者若每年

奏報錢糧百分缺乏之內必使主餉常裕客餉漸減此兩言者又非中外所宜服膺者哉永杜增餉之端無重太倉之困又一也

一曰核外府之入卷查淮安四稅額定二萬五千兩爲運軍月糧等項支用自萬曆三十五六年后監稅歸于有司商艘以至每歲四稅頗溢額外固該府作正支銷而當此太倉如洗之日宜取之以佐涓滴之用除臣移劄監督倉臣晉正額二萬五千兩外其餘盡數解京仍行臨德徐津等

倉不拘各項但有盈餘悉解太倉至于各省直府州縣事例稅契銀兩贓罰紙贖缺官俸糧等項係濟邊之數曩有定制但有司之賢者固多而不肖者亦不無則報有多寡解有遲速固甚懸矣聽臣轉行各諸按臣清查前項銀兩凡係濟邊者須盡數開報依期解京如有隱漏及遲遲者撫按官不時叅處雖瑣屑末務然後河海不擇細流坏土可裨太山未必不可佐軍需之一滴又一也

一曰信必行之法夫糧儲握錢穀憲道主兵戍繡斧之使巡察百司節鉞之臣控制千里若使同心率職以佐

公家何事不可爲乎但法已備而不用

旨已播而輒違申飭祇同故紙益廷竟屬空言是以議論多而成功少也

請着爲令各邊糧儲等官有能節約奉公一切還官空月及出入之羨口三年內積銀過十萬兩外者查揆明確照先臣魏學會例優以京堂十萬以內者註上中考擢用無者下考其兵備道臣及管糧府佐有能任內開地至五百頃得穀至五千石外者佐升府正道臣備巡撫其不然者聽撫按議處將官亦如之若夫閱邊八事首積錢糧臣部前疏已奉

明旨但宜確守不變凡各地方欠京邊糧者在省直巡撫總叅在邊方督撫以邊糧獨叅以歲一舉俱于歲終查核限次年三月到部其積錢糧若亦于終冊報不報者本部移會該科叅議此法在必行者又一也凡此數款稽

國家之典制則不惟有法而亦有人課察案之事功則不以日計而以歲計臣實無遠大之術然在今日可行及行之而可見効者其道不外此故曰卑論而易行此之謂也伏惟

兪允

勅下臣等一體遵行則封疆幸甚

臣按邊屯一事既可足國又能禦虜曩有獻地水師邊略者謂地中有水即地險也然墾田者其夫一萬則必設兵三萬以衛之虜至而不能戰戰而不能勝則耕夫膏野草矣又牛種農具之費必先給散脫爲惰農所廢追呼離厲曷所取償故邊屯亦不易也撫臣張濤石崑玉徐鑒開田各有成績踵而行之深有益於度支者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戶科官應震一本遼兵結局無期遼餉支銷易盡謹博採群策特請宸裁仰祈

聖明下部酌覆以濟危遼事竊自奴曾犯順遼左阨危此時景象所期剪滅而後朝食寧僅僅月計歲計者乎以臣一得謬慮萬全非多積餉以厚養兵必無幸者即前日群議三百萬足了此局而况三百萬中尚有七十萬茫無着落者耶瓊林大盈之積既忭不肯捐金花歲權之留又忍不能割十庫改折之議久屬留中蠟香之冒濫請裁未裁營馬之侵虛請革未革甚至司農嘔心措辦今且借無可借搜無可搜然則遼束手待斃已乎抑拘文牽俗以尋常計

國籌邊之術爲是規規而已者乎蓄艾已云後時治標不妨通變奈獨思獨見媿無千慮之愚而爰咨爰詢幸特詳言之集則有謂南兵部每年收放三司錢糧尙饒者矣有謂南操兵餉銀并後河修冊存積尙有盈餘者矣有謂滁州行太僕馬價并鳳陽等府先年借修河銀存剩尙堪動支者矣有謂河南山東修河工食徵解未用者矣有謂兩淮庫存餘銀又淮安倉稅額銀餘題准餘稅盡解濟邊止解一年至今四年未解者專疏另催亦可得銀數萬充太倉之涓滴者矣有謂許暨北新九江臨清蕪湖淮安揚州等關多有盈餘尙能助邊即爲優轉但不得借名以加稅商賈者矣有謂庫倉積逋雖經部疏業奉俞

旨乃各處撫按有司但分畛域罔念同舟于後先移文視爲故紙至今數月罕有應者戶部何不摘一二怠玩有司徑自指名叅奏或不時開送臣科代叅者矣有謂各省藩司庫與兩直府庫不拘正項盡從權借酌量數目勒限解部協濟俟遼平之日議處抵補有謂事例開納雖積有歲年然輸納者不過百金耳惟是納

文華殿

武英殿中書有一二千計往時多至二十員近見任四員而外僅納者一人遂爲數年之絕响蓋此輩素封多欲借貴顯誇耀鄉里年來防奸僞驛騷出

差有禁長安米貴如珠此輩不以爲榮而以爲苦執樂趨焉夫近日銀差多用武弁反滋幣孔但今用中書着本官自備夫馬限以定數旣絕驛騷之擾兼廣援例之門矣有謂助於富民或戶部刻一濟邊之扎限定例銀五十兩扎令有司榜諭通知有樂輸者即給以扎空銜遙援除給札外又做山西濟饑之例爲濟邊焉凡士民輸銀一二百兩者免役丁題給冠帶有司禮待輸銀三四百兩者免役丁題給散官名色給扁禮待許自樹坊八百兩者題給品級散官給扁免丁禮待官爲樹坊



宗室及品官有助銀者題請旌獎疏上報可尋有監事劉承言等輸千兩外題請建坊旌獎此即近日見例可援至若南太僕吳燭之捐貲助邊數至巨萬特取

溫綸則猶士大夫之可以風者矣以上諸款將臣風聽之臚言豈盡經邦之石畫第臣念川百奔而爲海吹萬集以成聲可兼採乎二三豈盡無裨於萬一伏祈

勅下戶部查確酌量

題覆則于撻伐未必無補矣

職按

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助餉者

璽書褒獎進階有差遼事起惟默國公沐昌祚南太僕少卿吳燭助軍興一萬兩而吳燭有官非求

進無子非求恩此官應震所爲表而出之也士大夫顧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州郡曾不

忍捐一文錢濟

國家之急者猶復坐致高官沾沾自謂得計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戶部等衙門尙書等官李汝華等一本爲遼左危亡在眼

陵京禍亂切膚除

發帑外別無一策救急合懇

聖明立刻傾出億萬以結軍心以奪虜氣以暫圖歲月之安事日聞遼東消息北關已陷瀋陽一空  
遼陽軍民個個要走人心一離大事去矣經略一人雖則責於各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道不能  
責民欲戰而戰無人欲守而守無人且又無甲馬弓矢器械奴曾唾手取遼陽無此攔當之具無  
數個攔當之軍此豈經道將諸臣能以兩手兩足戰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失  
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蘄人心亦然山海永蘄失則

京師人心亦然

京師失則各省直人心亦然

皇上深居

大內不知近年邊腹地方人心憔悴處處儉安假如數個強賊放火殺人雖有千萬軍民不敢拚命

上前與他抵敵何況虜騎數萬壓山崩壓城破聞風喪膽不等到處個個要逃誰敢上前抵敵此海內

太平日久積安積弛積畏之勢不是遼陽一鎮人心單怕賊夷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別無他法則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見錢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伊必然出力捨命報效

朝廷萬死不辭若無見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肯捨命出力且恐激他變此其事理洞然明白  
皇上自然肯

信自然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拖欠無有自有邊事以來戶部一議挪借而挪借盡矣一議加派加派盡矣一議搜括搜括盡矣有法不設有路不尋則是戶部之罪至於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難臣等只得相率懇

請

皇上將

內帑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發發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  
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除此急着再無別項處法今日臣等不

請是臣等負

皇上

皇上不聽臣等是

皇上負

祖宗

皇上今日不聽遼陽明日危亡

京師後日禍亂臣等惟有相率焚香拜謝

九廟神靈以

皇上象養六尺犬馬之軀盡死

京師而已尙有何策何能可救旦夕而外之急保

宗社之安也哉

皇上將臣等此言千思萬想

轉意回心即日允發

帑金五百萬賚赴遼陽軍前聽經略諸臣鼓舞軍士買奴會父子一顆之頭不復問出入然後陸續  
盡發千百萬貯之太倉聽臣等陸續賚去充軍馬糧草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爲福轉危而安大  
機大用全在此舉臣等庶安心衙門辦事爲

皇上保護江山安穩

皇上即在

大內與

聖子神孫稱

萬年之觴不敢再來激括矣若

請帑不發發之不多不盡臣等前言已畢惟拚一死

京師臣等無任號泣呼



天引領特救俟

命之至

職按發帑之議至此疏痛切直截極矣

神祖固自不報

先帝用之亦復無驗是以知將材之難也

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直隸巡按孫之益一本爲鹽政初值更新道臣斷宜久任懇乞

勅部酌議照舊加銜以重

國課事職惟朝廷之用人期于人與事稱也而人臣之任事期於事與身習也以稱任之人當久習之事方敷庸茂績佇臻厥成一旦而遽議更置在尋常職務尙虞廢格况關係軍國之重如鹽政者哉夫兩淮鹽法自魯瑄肆行浮課以來商迓課壓邊引等于弊楮歲額無掇燃眉種種弊竇幾不可救藥矣幸

皇上矚念邊儲俯允部議

特遣副使袁世振頒給

勅命前往查理恭釋

明旨原謂不必限定年歲待疏理有效聽巡鹽御史核實

奏報繳還

勅印另議優擢以鹽政通塞責之道臣以查核功次責之鹽臣以優擢茂賞待之將來成功之後赫

赫王言可謂委任之專而督成之切矣前鹽臣龍遇奇復

命之日遵

旨查核功次欲議照邊臣考績例加銜久任誠念鹽政當改絃之際非得道臣如世振者獨肩其間不能勝其任而愉快也業荷

愈渙下部矣職復何言迺邸報中接戶科抄參大卒謂去年部科初議原無久任一說且

勅書所載原謂不必限定年分欲將道臣一面超升一面將新道臣另推面相交代臣復玩之無非

欲信

明旨申前議恤勞臣意甚善也但職自入境受事以後冉冉几三月矣細按邊報轉餉之故與辛灶向背之情則道臣有不容不久任者故敢復

瀆以聞伏乞

皇上軫念國課重大

勅下吏戶二部作速議復將袁世振照前鹽臣龍遇奇

題准照邊臣加銜之例則勞臣知勸而鹽政亦通矣臣無任懇

天激切之至

職按淮楊鹽法已弊自袁世振而補掾一新雖中考功法然此疏是公論也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直隸巡按李嵩一本爲

明綸已沛奉行宜周敬陳目前賑獨之說以廣

德意以撫災黎事頃接薊遼總督薛三才一本爲

畿輔旱災異常等事奉

聖旨畿輔旱災異常以致饑民群聚搶奪着先發通倉米七萬石分賑被災處所務使人沾實惠等因欽此臣疾讀一過不覺舉手加額有是哉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雖深宮邃密之中未嘗不厪閭閻疾痛之苦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即古帝皇損已濟人之周澤諒無以加此顧

上之軫恤徒殷無抒之

澤而有不必究之

恩下之瞻注空切乍對於殘喘之可延復飲恨于溝壑之中棄議賑而民不以爲惠議蠲而民不以爲寬此豈賑蠲之果無益于數則有司之奉行未善所以爲賑且蠲者非也蓋賑者憐其貧而賑之也若據里書之查報以定戶口之盈乏就中需索挪移令貧者不必給而給者未必貧此

嚴諭州縣正佐自備壺餐量帶騶從分歷郊原逐一查視富者勿論貧者即登記簿別置印押小票用一新刻圖書半鈐簿半鈐票令貧戶收執俟領米之日對同給散如是則胥役不得高下其手而枵腹免向隅之悲矣賑者期于享賑之利也聚千萬之衆于城市之中勢必不去俄頃竣事

將守費之苦所得不償所失合無以積米之所在爲率酌村落之遠近爲脚價之多寡令民間有車者輦之各鄉即出其米之緒餘償之仍

諭州縣正佐各于原查地方驗粟俵給如是則貧民不至扶携道路而枯骨有甦生之慶矣至于蠲有蠲之名無蠲之實有蠲之害無蠲之利而蠲愈不可爲訓矣故蠲存留不蠲起運是名爲蠲而實不蠲也蓋起運爲

國用之急需不可蠲存留亦俸餼之必資不能蠲以不可蠲者卸責于難蠲而以不能蠲者巧托于蠲而何常蠲則蠲存留不如蠲起運之爲益也此蠲之當議者也暫蠲之以停征終不蠲以并追是以利始而以害終也故征之停也驟近民以小喜而追之并也重繩民以難堪原不蠲而以蠲阱民憐于罔姑爲蠲而以不蠲叢厲跡于虐則暫蠲之何如終蠲之爲益也此又蠲之當議者也雖然議賑易議蠲難

國家積貯之說原以備不時之需第今賢能有司賑濟得法不過分所有以益所無而賑之能事畢矣若田租之入固軍

國命脉所關日來邊餉動遲至數月督催之令急如火星顧安所得剩餘而貸之語曰藏不偏多故



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今

大內之積似亦藏多而用厚矣臣記三十八年直隸等處災傷蒙

聖母慈諭發銀十五萬兩

皇上即將

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五萬兩一并齎解各處賑濟

芳規不遠

懿矩如新倘一旦

詔發帑金數十萬以抵災民今歲田租之半則有蠲之利無蠲之害有蠲之名并有蠲之實臣意如傷之視發而倍懇

宵旰之圖久而靡輟當無俟言之畢矣伏祈

皇上留神省覽

職按救荒之策蠲不如賑賑不如發帑藏然發帑藏非臣子可取必要在邑令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平時有預備臨事能速發而已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戶部尙書趙世卿一本爲羽書旁午軍士呼庚懇乞

聖明俯俞邊臣之請以拯萬分阨危事頃接蒞遼總督蹇達順天巡按劉世科揭爲虜衆近邊窺伺  
軍餉萬分難缺乞請

皇上沛發

內帑數十萬以濟艱虞內稱虜衆數萬或往遼東講賞或犯山海迤西大都諸夷包藏禍心欲思一  
逞此番情形逼真因憶臣向來爲錢糧挪借百口力諍正慮有今日之變不意邊陲一旦孔棘如  
此夫臣業治餉邊餉有缺自當索取乃舍臣而乞請

內帑也其意何居蓋倉庫之虛實有無非臣一人可私匿固中外之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聽睹  
者也省直之逋欠挪借非臣一人之私憂亦中外文武將士萬目萬耳所共驚詫者也臣部原仰  
給於省直省直旣外解不敷則臣之計窮邊鎮原仰給於臣部臣部旣京運無湊則邊臣之計窮  
彼明知臣部之無而強責臣部之有心必有所不忍已知臣部之無而坐待軍士之斃其勢又有

不能此所以只得哀懇望救於

皇上蓋情出萬苦無聊亦可憐矣臣憶今春

皇上曾檢發餉臣殷盤舊疏下部議覆此

皇上特出之德意大小臣工久已翹首跂足以戴之者倘乘此危迫之秋仰望之際一旦慨發帑金數十萬解貯薊遼密保各庫聽管糧郎中刻期給散鼓舞軍士有事則充客兵之需無事仍扣年例之數此以

皇上帑藏實

皇上之邊圉壯

皇上之威靈惟在

明主自爲

社稷計耳臣曷勝顙懇祝禱之至然臣猶有所懼而不自寧焉臣聞長安士紳輿論皆曰今天下名爲治平無事其實有不測之憂者蓋章疏之未通也權稅之未罷也郎署之未遷也臺諫之未補也軍伍之未實也臣愚以爲此數者固足以基禍然其機轉移尙易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可朝振刷而夕奏功耳唯夫金錢米谷天非頃刻所能生地非斯須所能產銖積寸累航海梯山然輦致之於疆場一日偶虧則褊袒操戈而內向斯其所關係爲何如者目今小有警急便已倉皇假令潢池揭竿烽燧四起其將何以應之乃以此景象猶今日告蠲明日告折彼處暫留數十萬此處暫借數十萬臣即有喙三尺難叩

九關甚則臣子之寸心或見憐于

君父而

君父之嚴旨反不能得之於有司天下事其不可爲類如此不知

皇上萬年金甌果何所恃以善其後乎嗟

國家東蕩西除甚足快意何物河伯作祟竭三省之物力摩兩部之金錢致無完局是外逼於強虜而肩背之患旣以不支內苦於驚濤而腹心之疾又復時作即令點用南山之石以爲金錢寧能實此無底之漏卮哉興言及此是我通國君臣方處幕上燕也則奈何宴然不一究心也

臣按人臣謀國有似是而非者請蠲請折似於愛民請存留似於預備請借支似於應猝然皆目睫之智護身之符而未嘗通論天下之勢也若大司農掌錢穀之出入則引義而爭故其所

矣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一本爲開墾實關

國計誣誑明屬私圖貧民之力本何辜良法之害成可惜懇乞

亟賜乾斷并乞申

諭後來以無悞遠猷事職于本月初七日接邸報見御史黃彥士有近畿開荒一疏職私心且嘉且惜蓋當今謀求地利生財之法無如墾田而黃御史慨然欲行職故心嘉之然此美政也亦大政也非老成不與言非萬全不一試而疏中有移文廠監住復酌議等語職惜此說必中格也居無何而總督南海子司禮監太監盧受疏至果以爲侵

御苑傷

龍脉且奉

內旨突如嚴提擬罪矣職爲之驚駭嘆息曰有是哉議方興而咎立至事未舉而虛已隨何物盧受



敢欺奸一至此乎夫阻撓在今日之塊土尤可言也疑畏在後日之人心不可言也請以開墾之關係爲

皇上備陳之夫民富在于多粟多粟在于墾田墾田爲粟所樹爲財所歸故田野不闢則貨財不聚理固然也今天下其有土而不獲土之利者甚衆其有土之利而不獲力田之利者亦甚衆職方慮豪強之貪并有司之倦勤阻此開荒之大計正議條奏以聞而孰意誑言惑聽乃出一慮受哉受所借詞者海子也御史黃彥士之所叅駁者墻外也今職之所爲昌言糾正者則恐將來拒人千里之外也試推廣之其當行之說有七焉者蓋謂

聖諭不可不釋也伏覩

大明會典一款嘉靖十三年令各處荒閑田地許諸人開墾永爲己業又查萬曆二十九年

恩詔一款開近京漸開水田往往既墾成熟被勢豪及地主占奪今後許被害奏告重處是

清朝招墾之條不啻三令五申凡以衣食之源富強之基鼓舞不得不勤也彼慮受曷知此乎職又謂往事不可不証也如秦中白公穿涇水灌田迄今遺跡可按若乃引泉築防千里不難沃壤而

沿邊薊門左右并畿輔州縣如玉田豐潤涿州寶坻近京小馬房青龍橋等處何地不可墾鋤

元郭守敬所談西地水利六事久矣膾炙人口凡以治國如治家因地制宜其精神至今在也彼  
盧受曷知此乎職又謂玉田不可不審也江南之田全資灌溉水車胼胝人無遺力非甚大旱皆  
可支持以故禹貢揚州之田下下而今遂甲於天下若西北田比數倍東南每見草萊四塞鐵基  
不親地曠民游遂致失利是南爭于所不足北棄于所有餘南民苦不得其地北地苦不得其民  
始信荒蕪拋擲之真可惜也彼盧受曷知此乎職又謂風氣不可不順也天地氣候近轉北方陰  
晴寒暑花果麥稻無異于南者天意實在西北之開荒以大興

國家富強之業邇年墾地成田熟者十分有九京米之不甚貴皆由于此始信勸耕履畝之真有益  
也盧受曷知此乎職又謂戶口不可不籌也今之戶口視

國初不啻五倍生齒衆矣乃生粟米之人不與俱衆承平久而奢侈滋遂末多而務本少正所謂一  
人耕十人食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及今招集開墾信力動作民皆得所天國亦不匱彼盧受曷  
知此乎職又謂功令不可不優也詩云黍稷薿薿攸介攸止蒸我髦士故漢取士以孝弟力田同  
科此意猶有存者今欲天下菽粟如水火使南民耒耨輻輳如雲議者謂成熟三百畝以上准爲  
世業量授武功爵有差是收地利之自然不以文移強也聽自備之資本不以官帑往也彼盧受

曷知此乎職又謂招募不可不遠也語曰荒田不爭纔耕便爭今莫非王民擯爲外省大失

祖宗勸農美意舊議京東開成而以推之全輔諸郡諸郡開成而以推之邊塞諸藩北地處處耕耨  
不減江南水鄉三年究其成萬世席其利彼盧受曷知此乎職每念

國家邊餉告急借發無從近見當事大臣深惟本計講屯講墾不少輟舊有路水客談一書長安爲  
之昏貴凡以地利人力良與鑄山煮海不同故周家以農事開國用能延八百之祚其關係不甚  
重哉若貂璫者流與之言管稅則色喜奈何以根本至計反予若輩圖之職不能不爲此舉惜也  
若

皇上孝思錫類無日不加意小民奈何以票擬

繪音竟爲宵小誑言而加重職不能不爲

明旨惜也查歷來激勸開田仰有

明諭俯有給示而應募良民反令得禍勢必懲饑廢食聞風解體永闕開荒之策于不行職又不能  
不爲

國計惜也職閱黃彥士疏其駁墻外之非苑地最詳而職則推廣言之謂此地之墾皆其小也惟是

該監飾挖濬以便封殖阻良議而虐平民他日

國家遠大之圖所妨害非細職故不憚瀆言之伏乞

聖明念赤子之當矜勘

禁地之無涉而該監之誣奏必治稟擬之增損必慎仍申

諭各地方官即行設法招來實心勸相務使遠近開荒無過生疑阻則

國計民生俱有賴矣

臣按西北之田以寬東南之力今天下至計往有光祿少卿徐貞明著路水客談一書最爲明

確曾銜

命受事京東而北土縉紳恐異時賦役繁重與東南等群起而撓之有

詔停止蓋亦此疏所陳慮受輩害其成也

萬歷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戶科給事中韓光裕一本重鎮蠹壞已極懇乞

聖明亟勅更新以保疆圉以固根本事臣惟我

國家建都北平山宸負海肩接強胡遼東其左臂也遼東危則薊密以西俱危而

京師動搖乃今日之遼非復昔日之遼也自趙楫李成梁以本京本鎮之人營謀窟穴憑藉爲好多  
年腴削盡畧全遼之有一充私橐一奉要津方二千里皮骨空存膏血已竭以致邇來建酋驕橫  
睥睨中原缺貢額而不敢問裁參黜而不敢問據疆土驅人民而不敢問即么麼小醜如宰賽者  
亦輒逆吾顏行闖入內地蹂躪殺掠莫敢誰何則遼之爲遼可已幸微

宗廟社稷之靈諸臣交草論例我

皇上慨然罷趙楫李成梁而遼乃得見天日近接邸報該鎮撫臣李炳按臣熊廷弼各一疏皆爲舊  
餉司以積羨之故致額兵不補且限爲經制臣不勝駭異遼何不幸而苦貪撫苦惡鎮又何不幸  
而苦聚斂干進之餉司以甚其毒而助之虐也夫全遼額設官軍八萬一千九十餘名除守城擺  
塘架砲貼役等項外大營堪戰主客兵不滿八千即趙楫會自言矣八千者北御虜東備倭如有  
故不補補亦不給糧則數年間原額可立盡乃驅無糧之兵而使之戰是以卒于敵以遼僥倖耳  
查先任管糧郎中王愛經管三年所積羨餘銀十九萬四千餘兩糧五萬六千二百九十餘石夫



有兵即有餉有缺即有補安所得羨餘從扣剋來此非經非制也

國家之設經制始自嘉靖四十五年復定於萬曆元年又復定於萬曆十九年蓋因數十年間九邊請乞日煩錢糧自增不得已限之以經制乃斟酌於歷年損益之數博采諸臣閱視之日若曰此爲經常此爲典制恐後加於額之外非今減於額之內也誰令其積羨以躡超遷如王愛者事發之日天已殲之又誰令效尤以限經制如王之都者無論不顧邊防即經制二字亦不思其所以矣經制

朝廷之令甲也自萬曆十九年奉

旨刊刻令已去其籍矣彼之都者遂以積羨爲

令甲耶以額軍不補爲

令甲耶以惟正之供軍國之命歲撥七萬餘博兩級之榮爲

令甲耶是相率而得盜臣也既盜

朝廷之錢糧又盜

朝廷之名器亦安用此臣爲矣且趙楫李成梁棄經制以成其貪而經制在王愛王之都借經制以

行其私而經制亡經制亡則鄧林不足供野火滄海不能實漏卮臣因向者王愛之報節省也意邊餉常有餘頃見各督撫之催年例也則邊餉實不足心切疑而不得其解今兩臣疏論具悉大抵明出暗入暮四朝三之術扣尅爲羨以欺蔽

朝廷塗視耳目舊餉司之與舊撫鎮其爲邊害等而譎詐過之皆所爲不容於堯舜之世者自昔言利之臣亦往往不乏或莞山海或征鹽鐵或權酒酤下至坐市列販可謂濁惡卑鄙之極曾未有以羨餘爲利者五代時唐倉吏歲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定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以晚季之所不爲而稔爲之又加焉亦足羞矣且今年二月趙楫李成梁相繼疏請增兵夫額內之兵不

請補而額外之兵反求增此非中外通同爲無厭之谿壑耶總此六十八萬有奇餉銀耳趙楫扣於斯李成梁扣於斯各將官遞效扣於斯餉司復受指戶部扣於斯官軍所得幾何額兵八萬去其七月銀四錢去其三餉日減日微遼東之不亡殆天意非人力也故王愛久陞而驟以病死王之都未久而遽以憂去趙楫李成梁甫倡議而以被論免是數者皆天之所以全遼也全遼所以全京師也遼之今日如久病瀕危之人絕有生機必須參朮以固其元氣饘粥以調其榮衛然後本體

漸充諸邪自除而風寒暑濕不能浸也可復堪尅伐之劑陽補而陰損之哉則救遼之術惟在足其額兵給其額餉禁代造禁占沒禁扣尅自餉司始務令兵不浮食食不浮兵可以哨可以守可以戰犁庭掃穴可也何區區建會宰會之能爲難哉自今本鎮京運錢欠數多至三十八萬有奇雖有善者何以措手該部自宜昕夕解發以濟庚癸之呼乃民運屯運至今日亦有不得不爲清理者若本鎮民運主客山東布政司額設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山東運司額設一萬三千九百餘兩一年垂盡前銀分毫不解而去歲之欠者復累累矣管糧司道所職何事每半年報部胡不一催發也此尤其在本年者耳又若大同一鎮具民運主客銀三十五年分山西布政司額該六十一萬四千三百餘兩已完五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業已完至八分以上河南布政司額該五萬七千六百乃止完六千六百餘兩已逾二年完不及十分之二或侵或欠責必有歸又如屯田之設非石田而無所用也屯糧之數非畫餅而不可食也各鎮之逋負不知幾何即就大餉司所開報本鎮三十五年分本折屯糧共十一萬一千九十餘石止完五千九百八十餘石不及十分之一竟成烏有現管糧四路同知梅燮通判斐文炳楊亮所職何事一年有欠次年爲例一鎮有欠各鎮爲例豈屯糧屯田皆虛名而官亦爲虛員耶以上數事該撫臣餉臣具題下部該部又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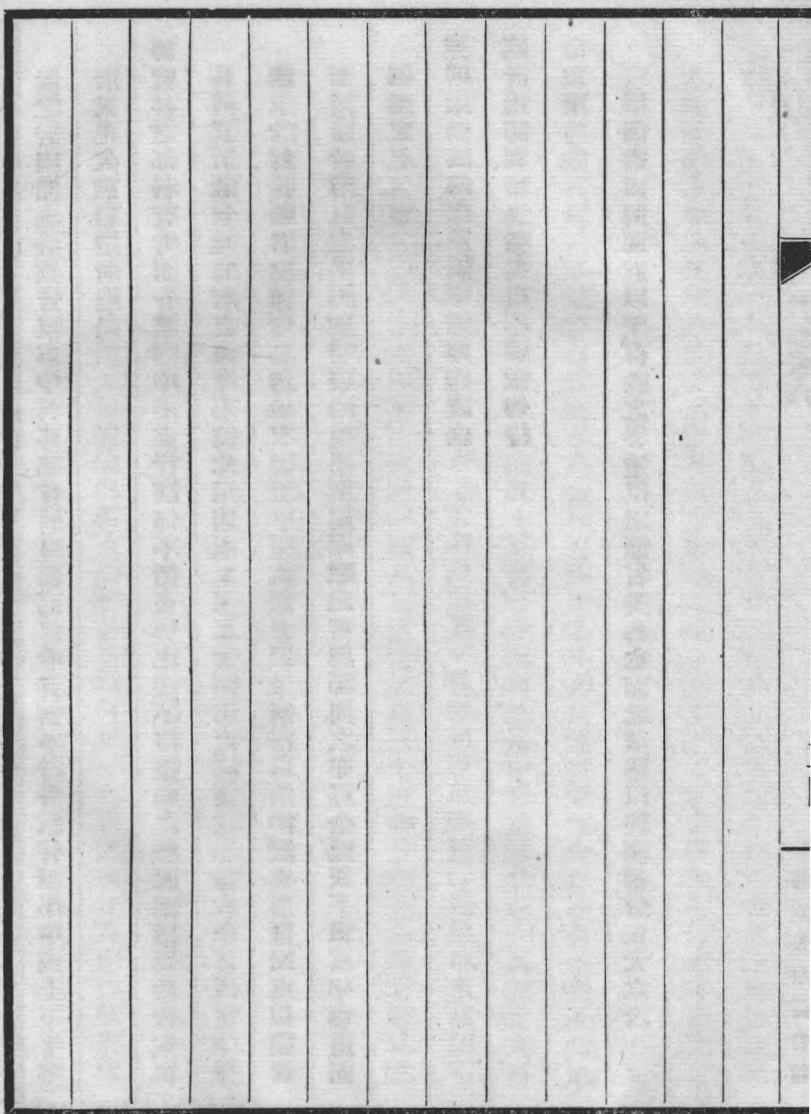
置之若罔聞也各鎮管糧郎中與巡撫會同參罰而郎中巡撫不行各鎮管糧郎中例上下半年將民屯欠數目造冊進呈

御覽并送部科查考而各鎮郎中不盡行該部不循畫一之法不務振刷之舉而黜積羨餘若束溫薪何其所急如此其所緩如此耶彼此又因遼東而及大同因大同而及九邊皆今日所宜急另講求急爲整頓者兵強食足無論有事無事在我常有以衆制寡以餉待饑之形自遼東以盡會西陲諸會虜且望風納款稽顙恐後不則閉關讒之可與師問之亦可金甌天下億萬年泰山而四維之也伏惟

聖明嚴勅該部速革陋規速興善政庶國計邊防利賴無疆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臣聞書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邊臣之節省美名也而此疏準以經制劃然正大之論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七卷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戶部一本整飭營務以固根本以永治安事看得兵以衛國食以養兵二項相須振古如茲詎意法久弊叢反致冒濫所從來矣乃今協理尙書目擊時艱條議四十二款然事屬兵部者聽其題覆外所有支糧之苦其原屬本部者相應逐款開列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戎政等衙門及移文京營科道之會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一曰支糧之苦前件臣等看各倉支糧原無定限必奉本部勘合始僉發票之期若值陰雨彌辰頓改唱籌之候或狡委官窺避行私非指稱軍士未齊則藉口卦號未編以致朝更夕改甲冒乙糧如協所條議者以後啟糧本部先月預坐各倉一奉勘合即限五日放完縱有陰霖毫無踰

越至于衛官稍費則嚴綱革之條粟銀止限二分以塞漁獵之竇上樹章程下昭法守武弁難行其射影竇軍亦免于啼饑矣伏乞

聖裁

一曰差馬之苦前件臣等看得旌繁之稱必繇良牧芻稜之式昉乎周官今協理戎臣敷陳營務至草料一節迺欲免給銅錢不則遵照時價所以軫貧軍而重芻牧甚盛心也但查草料每歲十月二月永給本色無容別議惟餘月折色銀錢互月三七兼支且每歲五十作銀一錢此

題

准舊例遵行已久若照時值以六十文抵銀一錢每年共約加錢六百六十餘萬文又可作銀一萬二千餘兩矣雖萬騎在厩當先收圉之圖而九府其空誰爲鬼輸之策合無給銀錢一如

舊例按月支發無至愆期仍候

帑藏充盈徐爲酌處庶軍心稍貼而

國用無虧矣伏乞

聖裁

一曰月糧宜較也前件臣等看得坐放月糧往時即有美惡大較未甚逕庭惟昨霖雨瀰漫萬艘俱涸然兼以登庾時迫一暴爲限旣難照例揆陳勢必今春盡放連厩累月糜爛頗多軍士安得不謹奴稱困也但此乃百年僅有之災未可爲歷歲相沿之苦耳合無及今糧運屆期本部嚴行通糧廳及大通橋以後務照米樣細驗無差方許起剝仍行各倉監督晒揚如法方許收厩倘有官旗插和潤濕者即時申呈重究責買上米補之庶糜蠹全消而禁軍知禁矣若謂漂流濕潤每歲未必其全無則預放之期請定于正十兩月是亦變通之一法也伏乞

聖裁

一曰行糧宜折也前件臣等看得營軍旣有月糧開操復有行糧惠廣投醪勇增超距非以養奸而滋蠹也邇來營官造冊愆期散操領米肥小人之腹腴武士之膏弊竇陳陳軍心暗誦誠有如協理戎臣所臚列者但欲改爲折色則每年可得銀三萬四千餘兩方足放支之數當此太倉如洗

國計蕭然尙求節縮于環中安能強支于額外此必不得之數矣惟是給米一節容臣嚴行各倉責令各營先期造冊當日關支苟有逃亡不妨坐扣庶奸弁寒心可免甲乙冒支之弊而貧軍素飽

必無庚癸呼號之艱矣伏乞

聖裁

臣按尙書李化龍數在行間留心兵食故其京營條上切中事情司農議覆時有出入亦竊于財匱不能盡見施行也

萬歷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戶部尙書李汝華一本極太倉匱乏之繇竭軍餉急需之策仰祈

聖明權時通變酌盈濟虛以固

封疆以奠治安事臣自遼事阽危以來心膽俱裂籌畫罔資隨于閏月初十有

國憂方殷一疏于閏四月十九日有議處六款一疏于五月二十日有議處十餘款一疏俱已奉旨允行又于六月初四日有請留稅銀一疏初七日有急借部寺現銀一疏凡臣搜括于庫藏督責於省直湊借於南北部寺亦既智盡能索不能逃

皇上之洞觀矣今遼既喪孤城又尅三堡彼如生翼之虎莫之敢撓我反爲游釜之魚殊難自脫東

事之難支已見其形

神京之搖動須察其影則今日之議餉非但爲撥遼也更有

根本之深圖焉無奈設處雖有多端緩急殊難猝辦臣又安得不仰

天而疾呼頰首而陳請蓋與其坐而待變徒貽悔於將來孰若變以行權且通融于今日臣自累牘

措處之外再無坊以資點化而惟於彼此輕重之衡敢悉計而撤

聽聞臣考周官大司徒以辨壤制地爲職而自大府外府內府靡費轄也外得以稽其所入而漁獵  
不行內得以禁其所出而窺竅自思周家綢繆于國計而寬然玖年之畜以此也今日臣姑權外  
庫之朽藏及一二折支而權爲挪移可乎臣姑備陳太倉之出入及物料之征改而求

皇上軫念挪移可乎夫太倉歲入僅三百八九十萬歲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及一應庫局內外等  
用約四十萬兩實共四百二十餘萬則出浮於入矣復或遇有饑荒出者必不容減而入者必不  
能盈故置竭所從來也乃今日之太倉何如以

內供言之查萬曆二十六年間臣部進過

大工鋪宮各庫監局錢糧共八十七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兩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共進過



册立分封冠婚

典禮各錢糧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七兩二項共三百四十三萬二千二百二十兩蓋幾盡一歲之入以償之者也往年

皇上婚禮不過十萬

潞王用止九萬至三十一年

福王婚禮又進過四十餘萬三千固已數倍

皇上矣

聖母兩上徽號前後共四十七萬有餘及

聖母升遐所費香蠟等項又約二十二萬矣

長公主婚禮用十三萬五千兩

七公主婚禮共折解十萬兩餘今

瑞王婚禮又用過十萬兩餘矣且金花歲增買辦銀二十萬兩自萬曆六年至三十三年止約進五百餘萬矣是爲虛外以實內而太倉竭矣以邊餉言之九邊十三鎮原額隆慶年間每歲共止二

百三十九萬有奇今已增至見在額銀共三百八十一萬九千二十九兩餘民糧尙不與焉比之隆慶原額各鎮已增年例銀一伯四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兩餘矣是日虛內以寔外而太倉又竭然而又有借支焉蘇州府亦題請借本部米草布折等銀共十五萬二千五百餘松江府亦擅借米草布折等銀共五萬三千九百二兩矣浙江

龍袍歷年借支本部

京邊銀共二十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蘇松亦以織造借三十餘萬陝西羊絨每運本部協助銀二萬二千五百兩何借支之多也然而又有題留焉湖廣司道贓罰南稅等銀原係濟邊正項歷年共留七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稱採木用矣山東四十三年江西四十四年灾荒題留稅銀并撫案贓罰銀共九萬二千餘矣又四十五年灾傷亦題留四千兩矣廣東以四十四年灾傷題留本年贓罰并監稅二千八百兩矣其四川一省稅契則以留充陝西協餉矣何題留之多也然而又有歸稅監者則南直稅契銀每年三萬山東魚課商稅契銀八百餘兩泰安香稅二萬兩南贛關稅二萬兩自二十七年歸監四十二年臣部七年內題留前銀奉

旨僅一半戶部工部然而又有縮于工部查三十七年以來節年織造河工并

府第共借去臣部一百五十餘萬

皇上試從

內供九邊餉銀指而數之三百七十萬之藏幾倍而爲三百七十萬乎而况支借也而况題留也而况稅監也及他部之挪借即使外解即至猶慮不敷乃各省直所欠

京邊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萬又極虧之數矣此太倉所以匱極而邊餉拖欠數多也臣且爲

皇上括大指而陳之

皇上必有洞然于此蓋太倉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縮誰能益之分毫况缺而未必先也脫有如山東江福之灾能保征輸如期守臣之請蠲請賑直忍坐視耶然太倉所出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盈誰能減之分毫脫不意薊宣兵變如征倭之役能無車脚轉漕之費能力請之內帑耶然而臣更念邊之兵未有已也前疏搜括而外又不得不憂其卒而圖其始則有改折十庫物料查隆慶元年禮科王治題甲丁二庫銀硃紅花黃蠟等料各照時估折征銀兩解部濟邊凡以十庫之物用之有限而供之無窮故爲權其盈絀如此今查二庫實在顏料共六百四十六萬一千五十八斤其

開名色頗多近年充積不貲歸之鼠壤多矣曷若改折一年以後另征本色幾百萬之金錢立可坐致而于庫用無損益以無用之積折有用之銀兼以恤物力而補軍儲也其一改折弓箭弦條查

會典開載弓箭弦條軍衛有司俱有征折而民運居多皆解工部轉收戊字庫嘉靖元年奏准浙江等省蘇松等府歲解部銀于軍器局內顧匠團造四年以後仍解本色三十年奏准南方通行折價分發附近山東等省真保等府委官如式成造今每庫虛糜錢糧一萬餘兩而穢惡無當于用何如改折一二年仍充本色即朽腐之資皆軍之食也其一議留各關折買錢鈔查得臨清等處各收商稅百官及軍士空名

賞賜積屋充棟不計其數近來給官少矣每軍士給鈔數百貫計值不過數十文隨手而易之九門錢戶鈔逐月交納隨納而隨易各處鈔關通同倒換抵存故事莫可究詰暫議折收銀兩解部俟事定之日照舊徵收錢鈔更于常額無得而芻束有藉若崇文門寶和店銀不過二萬何難措天府之粒米果萬軍之枵腹一處織造以杜挪移查得近來

御用日新

婚禮日侈凡內外

欽賞服色頻增蘇浙之民杼軸其空于是正項繼之加增加增而至挪借近且借稅契借條編借

京邊蘇松已借三十餘萬浙江借支二十九萬此皆積匱之所由來也凡所應還臣部責令補還仍

嚴

諭永不挪借斯亦補偏救弊歲計有餘之一策也其他

御馬監勇士營馬匹糧草宜裁也供用庫買辦折色濟邊也皆則科臣極慮之言臣亦同此心也其

各衛軍丁占役包糧宜革也錦衣衛月糧之增宜清也又皆諸臣極慮之言臣亦共此念也凡臣

是疏所請不過以外庫之盈餘濟軍儲之不足而已此積之待用而未能盡用彼則懸釜以待炊

而收其用于呼吸也又不過以後日之實徵爲今日之權挪而已此積之不用而終歸無用彼則

枵腹以得一飽而收其用于

封疆也于庫藏之出納孰重

皇上守在四夷而以一隅竭天下之力使臣橫索幾盡也固

聖心之所必慮也



皇上四海爲匣櫃而以忽九邊之防使臣焦顏莫解也固

聖慈之所必矜也今曾之殞亦孔熾矣初聞其來則急聞其去則緩又聞其來則又急不知曾有去來而伏尸流血之慘豈容一日去心念遯危在旦夕而尙令持節之人操空拳以搏枕戈之旅捧饑腹以殉臣不能以旣罄之瓶實以天來之物而消

皇上之枝枯幹萎之憂臣又不能以升斗之熬煎當此大治之鼓鑄而成皇上內寧外攘之略故揣慮至此而臣色已枯臣心已碎矣是在

皇上通輕重之權度本委之數商于禍福利害之原究于一時萬世之紐慨然批發

立賜舉行寧直局促愚臣稍道罪戾已乎

國之安危實在此舉也

職聞先臣張居正嘗以節年錢糧出入之數錄進

御前如此疏者籌國苦心言言實歷漢臣所謂

人主當寫一通置之座右者也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河南道御史盧謙一本爲恭繹

明旨謹陳一得以佐經久可行之謨以足軍儲以維治平事臣聞治道自有長策經制不苟目前故補塞罅漏者權宜也反本溯源者久道也台頭燕河兩營軍士三月無糧四日三亂至厲聖憂今九卿會議又專

諭戶部務在經久可行煌煌

聖謨古帝王惟懷永圖之極思也近見議單多方挪借謂借非耶永平已有脫巾之變各邊又有效尤之虞謂借是耶一時之急可急而長久之策不存九卿諸臣諒更有計在經久者臣不及知但臣思天下之財源足以供天下之用况我

國家二百年來

德澤隆於千古法度鑒乎百王無事非經久可行之規而於籌邊理餉尤悉今何以動稱不足得無有不可行者爲之蠹乎今日之議無他去目前之不可行者以復其經久可行者而已請爲

皇上陳之我

國家自軍國正供之外上鮮無藝之取下守終事之常司農無仰屋之嘆軍士無枵腹之患此賦歛之經萬世可行者也自賦歛之經變而權稅起中使磨牙吮血不遺餘力民間膏脂罟入內帑小民此時止餘皮骨正供安所得辦太倉安得不空有司敲扑日煩徒使奔走逃竄耳宋臣司馬光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官臣亦曰小民之財其能有幾盈于無名之征自縮於惟正之供聞

大內金錢不啻山積

皇上必謂此一財也取之正供以外者也臣謂即挪正財賦而移之于此者也虛外以實內割肉充饑之說

皇上之爲

國家計亦左矣權稅之非經久可行也明甚則罷之便一策也

國初養軍之費悉仰屯田兵農互寓三軍宿餉夫非經久可行者耶自屯鹽法壞而軍始仰給於年例今天下父老之所以游談聚議臣工之所以連章累牘求復各邊屯田者不可勝數矣而屯田

卒不可復蓋以荒邊鄰虜人不敢耕白茅蔽翳人不能耕夫屯豈盡鄰虜穴盡諭荒土乎不有近者腴者之爲將官隱占乎昔猶隱占之物今且明稱爲養廉之田屯田養戰士奈何養將官將官自有正俸養廉奈何以屯田養廉荒遠即不可屯隱占獨不可問乎宜著爲令曰自今以始凡將官養廉田悉從實占其坐落綜其畝數吐還于官聽官召人耕種即不然令本將承認子粒如佃戶事例有恡占者罪無赦主其事者選風力科道充之致塞下數萬畝之田不難也此清屯田以復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京邊之軍老弱冒濫法當清查人人言之乃當事動有意外之慮臣嘗觀宋龐藉代攝樞密使言兵多不精請與中書議減汰之法仁宗疑焉藉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今天下獨不得龐藉其人耳且良將用卒正其心一其力發如風雨止如丘山夫時當對壘之秋將且如呼吸相應豈平時爲將者反不能奉行簡汰之令于軍士乎故內之本兵京營外之督府道官當慨然以龐藉自任又藉將官之監否而次第行之予以汰兵饒餉易耳至冗官冗役亦汰冗軍事例百萬贏餘若取諸寄此清冗濫以復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其次則歲報冊當求焉歲報冊者戶部於天下州縣每歲發一單止官考滿將二年內京邊錢糧填註完欠于各年單中以聽考核也此良法也但臣記爲令考滿時查三十四年歲報冊

部竟發正從且冊中報完夫政貴有恒有發有不發何以一發而肅吏治此冊歲當一發也臣尤有說焉冊曰歲報則歲當一報也奈何必至三歲而後報乎夫天下州縣官報滿之日參差不齊勢不盡况三年之中事故難定其以一年二年離任者不少此一二年若有逋負之條後人推爲前人之責而終屬逋負矣宜著爲令曰每歲冬季各省直州縣預將部冊照明填用印鈐蓋申之本府府申司道暨巡撫查驗虛實彙解戶部分發該司覆其完欠者候考成日序積欠者司農分則參治勒限完報府官亦照新例受罰但冊中不載民運欸目自今以往亦當與解京錢糧同科若是而京民運復苦不足無是理也即去任之官必無逋負貽及後人是一年爲一大稽考其視參差不齊各爲稽考孰爲優也此爲歲報以爲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用人理財法相表裏今司農之長止一李汝華其他部院之中缺者亦且十九讒說部臣乘南北司之水火汚蠹科道諸臣部院覆疏遲疑不下而結黨之

旨凜凜功責職者慮從此有空國之禍焉科道以議論爲職業會議邊餉正職業所在部疏乞會九卿科道乃奉

旨惟有九卿而科道不與是已有奪其職業而使之蕩然者矣林下諸賢若鄒元標等啟事徒列賜



環無期起復科道候

命有年就列何日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軍餉其小者耳此經久可行者乎然猶有根本之地焉  
皇上靜攝以來果能至誠無息合天地之悠久乎抑抑微有作輟乎如微有作輟此中便無經久可  
行之主將悞以不終朝之計認爲不可朽之圖不則又明知其非而故執之矣願

聖衷無息與日俱新則本體常清鑑衡常定孰爲經久可行孰非經久可行不待臣下之義而先已  
了然于胸中英臣臆見若此惟

皇上裁擇焉臣無任激切之至

職按屯田以養戰士非以養將官也今立爲養廉之名或占之或鬻之則所支常俸謂何然必  
大脩農政而所清影佔爲

國家之利若課其所占之值以爲軍興亦一策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八卷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光祿寺卿王守素等一本寺帑屢竭上供無措亟瀆

聖明節浮定制以垂永圖以免曠職事臣等待罪光祿職在上供帑藏空竭嘗三瀆

容覽求所以濟一時之急圖長便之計曾未期月何敢輕有言乎乃今事勢迫甚欲默不可敬爲

皇上陳之萬曆二十九年寺帑告匱具疏題請大約有三議設處也議催解也議垂永也于時兩次  
共借戶部銀約三萬餘兩併催征積逋稍濟燃眉職等即可無言矣今歲三月以來絕無解納庫  
貯無幾以漸支用見今止有庫銀一萬七千餘兩僅可補給五月分支放六月以後倘無陸續解  
到欲進宮則無可進欲給行戶則無可給上而

玉食之需下而匪頒之用有限有時日頃刻難稽錢糧不敷必至違悞此職等所爲悚然懼也職等處  
必窮之勢身雖委之責苟不洞晰始末講求經久徒以空文屢聒

聖聰而竟無濟于用此又職等所爲大懼也查得本寺每年入數不過二十二萬兩及戶部錢鈔銀一萬七千兩萬曆三十年連閏月用至三十萬四千兩有奇三十一年用至二十七萬三千兩有奇則是出溢于入二年幾十萬兩職等但能節靡祛蠹少盡綜覈之心豈能神運鬼輸別有裕饒之策而年來尙可支持者其一則在設處乃今遼餉告急太倉枵然即前所借三萬餘兩本部隨陸續扣還而設處之計窮矣其一則在督逋乃今所逋年遠總屬烏有近年以來大約完在八九分以上負欠幾何而催解之議又窮矣惟以額派見征不及二十四萬之錢糧欲支今年加閏幾及三十萬之費用巧婦所不能炊心計所不能算職等相顧而嘆計無所出安得不復以垂永之議

上請查得

肅皇帝中年本寺亦嘗用至三十餘萬濫觴已甚赫然

英斷創立查刷通悉行裁減至于

玄修供饌賞賚物品悉自

內帑發出多或千兩少或數十兩覈之舊牘月不絕書不以煩本寺遂止用一十七萬兩以致帑藏

盈溢所繇節與不節其効相懸如此仰惟

皇上久道成化

慶典日新酌盈濟虛永垂定制宜在今日者亦

肅皇帝創設查刷之時已本寺典司最煩米鹽器數安足瑯瑯以瀆

宸聰然折之則細而不勝瀆積之則多而不可繼此所以日益日靡以至此極也職等略而言之宮

分日增

膳羞宜益不敢輕言也乃若送臘迎春之供養暑月之乳酪與

御前不時之傳討前此未嘗有者不可以少節乎

欽賞酒飯原有定規不可輕裁也若乃官匠之卓席與監匠之供給或其人已虛其工已止與夫澆

頭切麵常例續添之盒舊籍所不載者不可以少覈乎

隆德等殿之好事

萬壽祝釐不敢輕議也若乃一晝夜忽增而爲三三晝夜忽增而爲五且同一殿也有額設又有傳

設有舊傳又有新傳其果品油麵或以倍或以蓰非獨兩年以來迥有不同乃神不可瀆今亦不

勝其瀆矣有其舉之不可酌而省乎至于器皿成造匪易搬運有入無出而額日廣白糧起運最難支放有增無減而庾日空舊時糧米阻凍春深方至未聞待放之急也去冬以來嗷嗷待哺幾缺數月緣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

婚禮兩舉傳取多端米之出數浮于入者一萬一千七百石有奇則事勢之窮又不止于庫銀而已者職等蒿目苦心莫可籲控事勢至此涓涓宜惜可更以實漏扈乎

皇上以職守責職職等安所逃罪職等亦不敢遠有所引使迂而不可行即如

肅皇帝之查刷用止一十七萬

皇上年用十二三萬及一十五萬

內庭供辦充然有餘此皆近事明鑒且初年嘗以其餘貯之本寺以待

內庭之取用者凡一百一十萬則本寺所儲猶然

內帑與其侈而靡之毋寧儉而存之此職等區區守職之念不容不罄竭于

聖明之前也夫

國家大體寧有餘以需急無不足以露肘故可以守之久而不變未聞每年虧額數萬措處無方徒



屢塵瀆則安可憚于改弦易轍不爲之深計哉伏乞

皇上勅下職等會同巡視衙門移文

尙膳監查照原題事理悉心稽覈其有關

內庭職等不及知者仍乞

天語叮嚀該監一一酌議某項一時暫傳今應停止某項不係緊要今應裁革某項于體爲煩于額爲浮今應量減分數總之量入爲出求可遵守倘再有不足乞

勅戶部從長計處務足額用緣本寺供應錢糧悉隸于戶部有餘不足一聽本部調度非職等毫末所能與者裁議已定出入有經庶幾職等得以殫心竭力少修職業之萬一不然株守虛帑而拮据何補于尸曠惟有束身待罪而已

臣按光寺每年錢入數不過二十二萬又時有逋欠不如額者

神祖初年用十二三萬多亦至十五萬而後漸至三十萬出浮于入寺臣束手城狐社鼠何可問也

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戶部尙書趙世卿一本爲生民糜爛已極

天心示儆特嚴謹循職掌率屬申懇亟行切要實政以光

聖治以信

聖言事竊惟

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革百弊政不如去其尤况乎異常災變于以轉異爲祥尤關盛衰  
理亂之機毫不可苟者頃自

皇陵異變孽火燒樓妖虫食樹近因陰雨連綿

諸陵之神道橋梁冲潰漂淪又見告矣向奉

諭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爲言顧切要之實政原非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生民隅泣而不得沾

聖天子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爲之梗哉則今日實政之當修更孰有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其列凡

臣聞古者帝王見珠璧而投明王以金玉爲賤誠見夫瓊瑤在御無救于饑寒精瑩盈箱初何關

于身命心堅無慾法作干涼用能世培永基人傳永譽即弱國之主尙能却照乘之珍鄙白珩之

寶况乎巍巍聰明天縱之

主乃至以貨聞哉歛蒼生之怨氣割高世之榮名竊爲

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論則礦務宜先罷也天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散與聚相同利小而散之速則得害尙輕利大而散之遲則得害愈重故聚歛而菑害叢生大學致詳于末簡好利而不奪不厭軻氏垂示于首章蓋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原能誨盜小之垂棘屈產不救假道之危大之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轍是以禍本之切要論則礦務宜先罷也古者國家無事則講棗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君臣殿陛以談經論道爲常經薄海黔黎以耕田鑿井爲本業安有鑿空四海之山樵及三家之市驚蛟龍之睡窟剖螺蚌之生胎操戈挾矢如嚴大敵毀室隳城如捕亡子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何法紀成何世界是以世道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璫漁獵翼虎兇然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姦子女而淫污掩口素封垂髻已十室而九空白幣塞途且十人而九死以致恨曲愁歌人與爲怨火焚水壅家與爲仇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以人情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國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採權一興生民之骨肉旣多斃于羣虎之爪牙生民之脂膏又多潤于羣奸之囊橐邦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數年來催拖欠而拖欠絀稽關稅而關稅微取契鏹而契鏹少抄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

而鹽筴薄求贖鏹而贖鏹銷外府一空司農若掃仰屋而嘆莫知持籌是以爲政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王人出令信比四時

皇上三年以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夫政虐而後停止改善則曷曰停止爲停止而後稱仁愛未停止則安稱仁愛爲矣不安于心而姑徐蒞于后日以繼日更待何日日或可待而民安能須

玉音且爲反汗

天而有戲言赫赫

皇綸豈應如此是以先後

聖諭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前

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囚宜釋之

命識微之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必補也何也天下之監司方面皆欲庇民者也

皇上方任貂璫以漁民而肯使庇民者翩翩布列乎是廢官之不補也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又曰礦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也緹騎詔獄強半爲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

皇上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採權之意旨遂釋此輩乎是逮繫之不釋也亦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夫  
皇上之取礦稅爲帑藏竭耳臣等素無桑孔之策而令

皇上以礦稅朘民生致使銖部不得補其官法司不得恤其獄缺職曠官自臣部始臣罪滋大臣懼  
滋深是以政體相連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

皇上果以蠢蠢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我生死自我惟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臣等以爲  
皇上之所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當注意者也姑不敢近陳莫大之憂遠作不然之慮即

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年所爲供七襄九旒之服者非民耶所爲備八珍九鼎之膳者非民耶  
所爲供

乾清坤寧離宮別館一切土木之工者非民耶修三加之儀則民備冠服講

大婚之禮則民備篚筐上

慈闈之

聖壽則民備甘旨謁

天壽之諸陵則民備羈勒



介弟之分疆諸王之出閣則民備輜軒齋裹黃流爲梗漕艘愆期則民備疏鑿牽輓西征啁拜東伐  
倭奴南滅播會北禦強慮則民荷干戈而供芻束以致身亡寧武首喪九邊血浸鴨綠之江肉潰  
夜郎之窟哀哉斯民

皇上誠一靜思自服食之微以至

宮闕自慶吊之類以至征誅自周慮之近以至海隅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間何嘗有晷刻不用之

民力是民亦何負於

國者乃民方權呼以供

皇上之欲而

皇上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趨以釋

皇上之憂而

皇上不少去其憂民方竭蹶以赴

皇上之難而

皇上不少恤其難竊意

皇上靈瑩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忍矣夫民心即

天意也

祖德即民瘼也故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傾民之家產

天且以雷火而燬

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吸民之膏脂

天且以妖虫而蝕

祖陵之松栢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轉民于溝壑

天且以霖雨而決

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未有不念祖宗者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者故兆不在他而獨及

于

皇上最行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晨牝未入而

昭陵之陵栢先摧泥馬初南而鞏洛之枋頭預墮

祖宗陵墓之灾祥其關于

國家興亡者若此今之孽火妖虫濠潦沉澹恐不止唐陵之摧栢宋廟之朽題已也故臣以爲欲回天意當先收民心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與民更始而示天下以修省之實蓋修省之要在躬行不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必決無勞再計今日之事誠當皇皇汲汲如救焚溺溺而不可須叟緩者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况

皇上誓發于口而

天地祖宗實式臨之

祖其可屢誣

天其可屢誑耶臣等民部也職在民則言民觸目激衷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附犬馬之忠伏

望

皇上俯鑒群情

速賜採納施行

臣按礦稅事起諫止之章幾滿公車明白愷切無逾此疏者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一本寺帑勢且立盡供應時常亟酌懇乞

聖明特勅裁定以祛浮費以佐實用事臣惟帝王享國長久者其吉祥善事必與時俱新其匪頒費用每隨時定制固不膠于一定亦不流于靡汰惟于不得不費之中留有餘不足之用以待不時喜慶之需斯所稱不竭之源而儉德之矩也臣巡視光祿寺三年于此矣即以三年之用計之萬曆二十九年用銀二十三萬一千有奇以視該寺額銀之二十二萬兩戶部錢鈔銀之一萬七千兩僅僅未至溢數乃三十年則用至三十萬四千兩零矣三十一年亦用至二十七萬三千兩零矣中間

典禮應用者固多而別項加增者亦復不少兩年共透用過額外銀十萬三千兩零此十萬三千兩者非寺帑原有此全積也先是寺臣焦心時拙疏請設處臣蒿目逋欠連歲查催以故司農之借

辦省直之催解猶足接濟抵補支持到今乃今則太倉懸磬借貸難復言矣逋負幾完查催不足特獨有常年額解供當年之用而用有增益解無溢額今實在庫銀止有一萬七千餘兩直可補五月分支用耳六月以後之解納尙屬杳茫而六月以來之供應正在緊急宜寺臣之深思遠慮直爲此疏請也臣查自今年正月起至五月終止纔五閱月已用過銀一十一萬二千七百零視一歲之額入殆半矣此後連閏月計之何啻半年經費即使盡數計足亦不足供今歲之出况乎歲復一歲長此何極是立盡之術而必窮之勢也窮而變通此其時也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節儉性成一切供應傳討何者可省何者不可省何者可汰何者不可汰當有不煩再計而較若列眉者准歲入之常以制

國用留歲出之餘以裕

國貯此真萬年不竭之源可以供不時

慶典而無不足若釋此不爲而徒藉口於設處催徵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何者額內可催額外不可催也異時能處今時不能處也臣與共事御史錢桓與寺臣深計獨有及今節浮定制爲第一

要圖其他非臣之愚所能及也臣伏觀



肅皇帝當靡濫之時

大齋英斷創立查刷御史一意撙節其後週歲所用不過一十七萬有奇至今頗

肅皇帝享國長久而

朝無闕典

國有餘財所繇變通適時而規模宏遠耳我

皇上勤思紹述動法

皇祖萬年經費宜裁定自今不宜日糜廩而憂不足伏乞

斷自聖心渙發

天語通將一應可省可汰之費

明勅該寺欵列

請裁永著爲令其目下解納未到者併

勅戶部暫從接濟寺臣幸甚臣愚幸甚臣無甚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此疏與光祿寺卿王守素意同總之不外量入爲出四言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兵部一本遵奉

明旨摘陳修復屯田事宜伏乞

聖明採擇以裨邊計事竊惟屯田一法乃倣古者兵農合一之制而專主於贍兵昉于漢盛于唐延修于宋而大備于我

朝之初制承平二百四十年來海內軍衛屯政墮弛已極

祖宗良法美意寢以亡失大都邊軍不時力作內地恒苦兼併隱占多而丈不清飲藉多而弊莫能詰也今欲舉備內屯田而盡復之其勢未能則當自邊方始欲槩諸邊屯政而修舉之其行有漸則當自邊鎮始何者塞下粟多軍實饒給可以省餽運之費深濬溝渠繕築圍埂可以限戎馬之足老兵穉卒轉緣南畝可以汰冗食之衆井里屯堡相依爲命可以聯什五之心生聚教訓農戰兼習可以收富強之効一舉而五利附焉矧今農司之積貯已不足支旦夕東南之民力將不能

勝轉輸沿邊戍卒在在枵腹市賞金繒歲溢額無論于近日遼薊夷虜交訌可爲寒心即晏安無事以垂罄之金錢歲支無窮之供億不出再歲吾已束手坐困矣是尙不亟討求實邊之長策而僅倚辦于錙銖之那湊哉是以御史因奉

明詔目擊時艱彩歷遼塞相度地宜委見邊地之必宜開墾屯政之必宜經理增餉之不可爲常搜括之不可爲繼孽畫條款纍纍萬言皆可實見諸行爲舊地慣財力爲邊陲計長遠也旣臣部私計以爲各邊之與遼左其難易各有不同聞諸邊有塞軍人就屯塞下不恒遇虜縱有窺犯已預收保其爲趨避易遼左塞皆耦耕之民值虜騎猝至則人畜立盡其爲趨避難諸邊膏腴之地已鮮遺利其岡阜磽瘠近塞沙湃不盡可耕其爲開種難遼左土曠人稀河流從塞外游盪灌溉可以播爲水田高原沃腴收穫亦倍其爲開種易如按臣言臣部必其可行于遼左即未敢槩爲畫一以必行於各邊惟是

廟堂注向所在

嚴旨責成有加督撫邊臣時不乏公忠體

國其各方多講求修復廢墮務使塞下原疇盡堪樹藝歲收子粒不受侵牟盡一鎮之地力即可資

一鎮之兵食省一分之轉餉便可留一分之

國用秦氏之所以強于天下者不過農戰而已驅老弱于農而兵之額未嘗銷役丁壯以戰而養兵之費未嘗詘轉虛耗而爲強實策莫便於此也昔人奏屯田便宜十二事臣部謹因原

疏事理條爲十二目詳于遼左間及九邊總之因御史所已言明臣部之職掌且兼佐大司農大司空之籌議惟

聖明採擇焉

計開

一定地畝

按古井田之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是爲一夫之田夫九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一井之法我

朝制屯軍受田五十畝是僅半于夫田即方里之內岡阜醇薄居半可爲屯田四百五十畝矣據

按臣稱遼自山海關北至杏山錦又古屯歷廣寧以東逾三岔河迤遼瀋開鐵一望甌脫可墾之地不下二三萬頃遼土故饒種五畝地可收子粒十三四石腴土拋荒深爲可惜相應如議

行督撫轉行該道躬爲丈勘要見每道轄除見墾熟地爲民成業者不必清丈其餘荒地堪以屯種者酌若干頃分其段落次其經界編其號數略做魚鱗圖冊例備細開造以俟軍民應撥屯種者按圖給之自古開荒聽民自便然不若授以畫一之令然後可以聚衆可以息爭南齊李詞表立屯田欲令刺史躬自履行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磽之異令之各邊似可通行毋論道理廣狹地畝多寡但有荒地可耕者俱責成督撫屯道丈勘明白造冊送部伏候

聖裁

一核軍數

夫地與水之相比也耕與戰之不相離也自古而言厥后或田苑棄以平吳或耕西零以疆漢不離戈鋌仍借墾闢未聞軍以爲厲而戰功亦成

國初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法甚善即

明旨所謂

祖宗時專以屯政寔邊轉輸甚少而今大不然矣據御史稱兵額日減糧餉倍增議于遼軍八萬中簡其老弱蠢怯者十之二三何承矩二萬四千人驅令屯種使彼無用亦爲有用深得用弱爲



強之計且此輩皆負作苦疲于奔命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軍未有不趨事也者竊計遼軍如此備邊亦然若一營之內略做宋人分別調守二號丁壯者徵調懦弱者居守于守之中議分爲上等其下等者乃率之屯種摻撥執未必且忻然其有憚于爲此者皆繇貪弁包折或充爲私囊一聞營田便以營伍空虛爲解牽釋于伍將實使之合無通行各鎮督撫先擇營將智廉者令自覈實見在軍數其可以徵調者有幾可以居守者有幾可以屯種者有幾開報覆驗簡什之二三諭使就便爲農以屯軍之勤惰別營將之殿最一鎮就緒則諸鎮向風數年以後將不約自勸矣伏候

聖裁

一給牛種

夫貧軍素無恒產仰衣食于縣官按月支餉不能果腹一旦挈一片荒地與之責成開荒就熟且輸官廩其何所措手足哉古人爲民經始者至于家置器物一堂之內靡不周悉景泰中總督都御史李秉清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耕種

詔給銀一萬兩天順中有言勞軍不便者都督楊能等以爲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自罹兵以來人畜

蕩盡幸

朝廷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稍得安其生此官田給牛之明効也

請勿更改便今議修復屯制前項牛種未有所出御史議及民屯欲寬其二年畝稅以爲牛具種子之費臣部竊爲軍之當念猶倍于民初年開荒未有利入其官給本折月糧未宜遽停合無即以應支糧銀預給半載令自置買耕牛農具當官驗烙毋使虛應待其秋成糧足自給然後開除本折仍議免其次年之稅三年成熟然后起科于是額餉未始增損而足以役使貧軍于趨事伏候

聖裁

一廣招募

軍屯則用軍力趙充國請留兵屯湟中是也民屯則用民力晁錯議徙民寔塞下是也今海內承平民安土重遷移民實塞法有所不行然尙可以招募者有一二土著南兵土著之說據御史疏以給軍不盡土田多方招佃聽擇所便俟三年而后科稅又置堡塞以居之濬壕樹榆以護之懸首虜功以厲之其事備而其說詳矣然而遼地濱河處所可興水田北方居民少習穡

事惟浙之東義烏武義諸處地密人稠相尙胆勇投身行伍無階自見昔奉有

明旨許其傑魁有智者自招農兵以來每一壯兵許携家屬一人壯兵收兵之尺藉餘丁給以田畝比五相連令其開墾池澮溝洫自所饒爲亦可教習土人漸知水利數年以來稻麥粟豆之利充溢遼土矣有能倡卒統攝其衆者授以屯田千總功成叙錄一體登用彼方好義子來必衆三十年京東水田之議頗有成效惜爲之未竟未睹全利是或可以兼行于遼者也伏候

聖裁

一薄徵歛

據按臣稱遼鎮見種屯地一分納谷八石荳四石大小草雜項銀約二兩四五錢科太重矣若新派種屯地歲收不過四分之一計種田一萬二千頃給軍之外可餘三千餘萬石臣謂遼地膏沃故自應爾若舉例九邊恐不相侔按屯田紅牌事例每屯種五十畝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六石上倉最爲善制嘉靖中副使潘璜疏稱陝西漢沔金完最稱沃厚然猶不能守舊計田百畝而始給軍十二石無言餘米則歲之日蹙如此矣故與其過而歛之也毋寧過而留之及今修復屯法在遼者宜聽撫按隨宜議科若行于諸邊仍以五十畝除自給外輸納六石爲止

又當辨其等則焉附城附堡近水易耕墾者爲上則近邊原隰平衍者次之冲險高亢低薄者爲下上則如法征糧中則減十之三下則宜聽自便耕種永不起科但使地無遺利邊有餘粟糴價平賤軍實自饒此唐李泌所以屯京西也伏候

聖裁

一置屯堡

臣聞昔人屯田之法大率四里一屯屯十六井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實以田畝軍令可以制戎馬防冲突今古制未易做行若御史所謂并小屯爲大屯者近之約二三十里間置堡城一座使附近屯戶零散者聚處一城濬壕三道多種榆茨一遇傳烽各斂物畜據堡堵禦其法良便又據開報西北衝要邊堡極頽塌者二十餘座烽臺應修築者百十餘座按臣損贖已包完清河六堡墩臺七十餘座合之臺堡便可放行相應行會督撫詳議修復應用軍夫鹽菜銀兩及城門鐵斤犒賞諸項今動官銀約若干數量照薊鎮歲修邊工戶七兵三事例而工部亦酌量估之歲發貯該鎮聽各道呈明領用仍酌議年限以課其成前項屯堡邊堡若成則附近屯種者有所憑依雖大邊未築緩急收保必不全爲虜有

而于耜舉趾者稍特無恐矣諸邊傍塞屯堡近爲廢圯不獨一遼爲然自當通議舉行伏候

聖裁

一議修防

遼地在在可耕而軍民不敢力作者爲無塞也按臣大指以邊牆不修則屯塞不得而固屯塞不固即人民不得而聚人民不聚則屯地不得而種故直以修防爲第一義舊議工費浩大旣格不得行今議欲鳩全遼人力今年塞河西明年塞河東計用軍民夫三萬五千人用護耕精兵五千人築垣一千四百餘里工分兩歲歲役百日加鹽菜銀不過六萬兩而大工可成豈非全遼數世之利哉唯是原創非常事宜慎始合無准行督撫衙門會議妥確果係保獲全遼大利軍民樂趨則不宜吝嗇小費及時修舉以建不拔或稍待西虜受款建夷弭伏之后軍有餘暇再爲后圖且先將屯種一節討法舉行務在從長計議覆

奏伏候

聖裁

一清中納



國家以鹽法實邊召商墾田塞下納芻粟中鹽是以大買爭赴邊催募耕種輸納之外常有餘粟  
邊廷露積士飽馬騰自弘治中外行改折之令而茲法廢矣然邊左猶輸納本色者邊土曠民  
稀谷賤易買黠猾商計所納折色之費不若輸本色之利故執此不變然直以賤買輸官非繇  
耕墾而得之者也久且窩買窩賣虛出通關雖厲法禁之不能止即所止米荳俱濕爛敗朽不  
堪人馬倉兌軍一票不足值四五分而又有往返脚力守候盤費之苦是安用此中納爲乎至  
于小大諸折色納鹺司拋棄荒田誰復耕種乃以本色派之民間歲僉富戶上邊輸納甚苦蕩  
破家產害不可言若各邊修復屯政則邊之本色可以仍作改折歸還戶部歲將折銀解邊使  
運沾實惠居宜大諸邊舊所拋荒商田能悉墾闢就地輸納足贍軍旅即大戶代買糧草亦可  
停免事有循其虛名而無關于舊制之存否徇其虛利而反爲軍民之實害者此類是也據  
題邊鹽中納歲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當如御史言徵其折色爲使伏候

聖裁

一置常平

粟貴病民穀賤傷農所從來矣邊人所以不願屯種者自輸官自給而外縱有餘米不易得售

終歲勤動至不能易匹縑故不若輕貲入手衣食從心惰窳廢農職是之繇臣愚以爲莫若以常平之法收之就近堡城置立倉廩歲稔田熟就民間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米麥荳草設法兼收平時收放軍餉但支正納屯糧值大荒歉乃減價平糴遇急征發乃就倉轉運可以救荒可以應卒邊民穰穰皆爲利往雖甚衝險瘠薄必不拋棄前項民屯一法庶有應者收糴之銀恐

帑無餘羨則如前說中納折色便足支用或以曠軍扣留餉銀充之即遼左一鎮歲用四萬三年平糴可積五十餘萬穀即唐臣陸贄所謂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者也合無行各邊督撫隨便設法舉行伏候

聖裁

一覈養廉

武官之有養廉田非制也然昔人招募之法有能以百夫耕者爲百夫之長能以千夫耕者爲千夫之長則鼓舞激勵或藉如此邇來西北諸邊附近城堡有膏沃善地武人未嘗不抑勒貧軍使爲耕種力借于軍利歸于已而公家反不得一菽之用今若設法簡汰弱軍散歸屯種而

復有養廉田名誠恐久之諸軍盡爲貧將役使公私之田俱荒而養廉之入獨厚威留勢禁理所必至臣部謹酌御史條議參照嘉隆間事理條邊將原有養廉之名不必有但查係所部屯軍能輸餘糧如數入官者即以在官糧二十之一爲將官養廉之資而外擢獎勵叅罰亦以糧石完欠爲例庶前之有所圖利而后之有所顧畏將自督率其軍而軍自聽命于將勝于田峻嗇夫日勞來而勸相之也宜俟屯議稍有次第各邊督撫酌量地宜爲之限制伏候

聖裁

一專責成

天下無全利之法而在乎行法之人戎馬在郊飛羽沓至而言務農講武涉于緩甲胄生蟻瘡痍未起而言修防任地近于擾然苟其任者之得人則緩乃所以濟急而擾乃所以永逸按臣備引趙充國韓重華何承矩之所以得虞奕耿望范雍之所以失誠慨然有屬望豪傑之思焉臣以爲督撫總其綱者也沿邊屯道舊無專設然守巡多帶街屯田水利

勅書開載責任甚明屯田道之

勅曰督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以致荒蕪及今惟催徵逋欠即以爲盡職而開荒益餉之事

宜不言矣是宜慎擇彊明廉敏實心任事者以充厥任使調劑其軍情相度其土宜增損其制度多方講求俾有實益仍乞于督撫按道各給

特勅一道嚴爲責成俟三年考績果有成效即爲超遷而督撫之陞廢視其督率所屬屯政何若爲之差等按臣復

命亦視其所督察幾何爲考成分數庶幾各殫乃心共襄厥事不得藉口于迂緩亦不至督迫而增擾宋辛棄疾言

國家經畫幾年不睹實効所以馳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什百而害已千萬矣臣是以知得人而專責成之要也伏候

聖裁

一 慎減餉

臣部所條覆諸款或依按臣所已言或推廣所未言或擬通行諸邊或擬單行邊鎮總之仰遵聖旨敷陳一得然而竊有所惧也語云見卯求時夜見彈求鴉豕軍需之急迫在眉睫之間而屯種之利賴在數年之後講求長策以爲遠計則可急言銷兵以墮邊事則未可臣等恭釋

明旨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添但言助之非全藉也但戒勿增匪減之也遼之  
按臣邊事得于目擊宏議發自忠肝臣部覆議未能周悉然不敢漫不經意以浮議塞責倘中  
外協心仰承

德意簡羸弱之卒以事耕耘留歲額之餉以募壯勇久之積儲既充

國餉自有斯一舉兩得有全利而無全害今中外之絕公私窘急誠恐當事不察以爲兵已減其  
什三則餉亦可省其什三又以屯糧歲約入數十萬而額餉亦可減撤數十萬是戊巳之尉未  
遣而庚癸之呼先聞卒噪于內慮乘于外則失

祖宗良法古人善制言臣苦心臣部贊詞其無乃以速釁孽而階之厲乎竊謂戶部歲給九邊額  
餉必如其期挪湊雖艱斷難議減即臣前議屯軍秋成應將本折開除者寧以開除之數留貯  
各邊餉司以備征調俟三載以后

聖明乃可詰問邊臣所收穫若何歲所節蓄若何士馬簡練若何浮沉減汰若何任之有其人行之  
有其法睹之有其效然後可以中外通融裒益以舒困乏斯謂積于不涸之倉而取于不竭之  
府矣天下事有日多而無日少任事者有急圖而無速効臣等不敢不悉心預白之者也伏候



聖裁

臣按六府稱金木水火土穀故利博而效遲者土象也屯政雖得人而脩舉然其利賴在數年之後額設之邊餉不可議裁所謂戊巳之尉未遣而庚癸之呼先聞者可虞已